

消逝的农忙假

■谷炳铜

小满是收获的前奏,也是奏响夏忙的序曲。虽然因一份工作久居市区,但循着节气,就知道再过一两个月,到了大暑前几天,乡野里就要忙着割稻插秧了。说起农忙,我想起了二三十年前,深深地烙上那个时代印记的一个假日——农忙假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学校里大部分还是民办教师,他们都半工半耕,一边教书,一边种田。就算是公办教师,其父母也都耕种责任田。民师兼做种田人,苦涩甜酸百味吞。这是那时乡村教师的真实写照。

当然,放农忙假也不完全是老师的原因。大暑不割禾,一天少一箩,抢收抢种战斗拉开序幕。于是,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可见,因为繁忙,就有了农忙假。每次农忙假,大概有十多天的假期。

我在兄妹中排行第一,自然成了家里劳动力的第二把手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,便与父亲一起承担起了家里的主要农活。早稻成熟了,金黄的稻谷沉甸甸,压弯了稻秆,风一吹,如金色的海浪不断起伏翻滚,甚是壮观。

记得农忙一开始,整个乡村如棋盘的田野便热闹起来,割稻谷的镰刀在沙沙作响,打谷机不断传出 哐哐 的响声,夹杂着稻谷甩打的 嗤嗤 声。早来的人们已割完一大片稻谷了,父辈们相互热情地吆喝着,打着招呼,我处在清晨开阔的田野和纯朴的乡音之间,心里舒畅极了。

我和父亲在一丝阴凉中拉开了一天的劳动序幕。和插秧刚好相反,割稻走的是前进的步骤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努力地弯腰躬背,左手握住稻秆,右手拿镰刀,弯口处对着稻秆下端一割,嗖的一声,一株水稻便割好了。摆放割下来的水稻也很讲究,一般是斜放在右手处的稻田上。如果你的手掌足够大,可以接



连将割过来的两株、三株,甚至四株水稻握在一起,然后一次性放在右手处。这样做,不是为了逞能,是为了节省时间,提高效率。大人的动作一般都很娴熟,而我刚学习这种高难度动作时,往往会弄巧成拙,把稻秆散落一地。不过,渐渐地,也熟悉起来。每每在这个时候,一旁的大人往往会鼓励我,说:姆,别急,慢慢来。

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随着日头慢慢升高,我已是腰酸背痛,汗如雨下,锋利的稻叶在手臂上留下道道痕迹,流下的汗水渗透着割痕,疼痛极了。不过,当我吹着热风,站在田埂之上欣赏着倒在稻田上的稻谷,一擦擦一行行地码着,甚是满足和欢喜。家人送 接力 的时刻,就是劳作者的幸福时刻。这时,母亲往往会送一些茶水和面粥,除了能补充能量,也意味着可以休息片刻,或站或坐,聊天,喝茶,吃点心。有时,我也会趁机丢下镰刀,跟着母亲早些回家。

割完水稻,便是打谷。因为打谷机的缘故,打谷比起割稻稍微有趣一些。不过,打谷更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。打谷机需要拼装,一个木头底座,上面摆放用脚踏就翻滚起来的木头轴心,轴心上布满了弯弯的勾子,前面用两块大木板再加一块厚布蒙住,是个临时谷仓。刚开始时,

我们小孩负责把五六簇割好的稻子放成一捆,抱过来,交给踩着打稻机的大人们。只见那转轴 咕噜咕噜 转动起来,成捆的稻谷放上去,那饱满的谷粒就争先恐后地飞奔到前头的临时谷仓里。出于好奇,我们有时会站在一旁帮忙踩脚踏板。这样还不过瘾,干脆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抱来一小簇稻谷,将有谷穗的一头放在转动的轴心上,看着谷子 噼里啪啦 像漫天的雨点落到木板上,散落在谷仓里,我们就会笑眯了眼,乐开了花。

渐渐地,割下的稻谷和打谷机越来越远,这个时候,大人们就停下脚,走到打谷机两边,扯起底座上的两条粗绳子放在肩膀上,拉着打谷机往前走,等到了成捆的稻谷前,继续打谷子,等到两个大人也拉不动打谷机的时候,就会拿来事先准备好的箩筐和畚斗,把打谷机里的谷子装到箩筐里。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空档在田野里喝水、撒欢。

忙碌了一天,我迈着疲累艰难的步伐走在田野里,父母却还要满头大汗地挑谷回家,那时候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了劳作的辛苦。等到天气放晴,还要把谷子晾晒在平坦的空地上。因为劳动过,每当读到 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,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之后,清理稻秆,犁田,灌水,又要忙着种植晚稻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随着家乡家庭工业作坊的兴起,祖祖辈辈务农的农民子弟们便有了离开土地也能谋生的机会,谋生的道路也多了一些选择。人们也不再热衷于务农,有的远走他乡做起了小生意,如做蛋糕、卖烤肉;有的在家办起鞋厂,还有更多的农民进厂做了工人。慢慢地,农忙假退出了历史舞台,消逝得没了踪影。

忆童年农忙假

■徐象升

小时候,农村里的土地以大队为单位,再具体分田亩到家家户户,每个大队的田头都有一条联通着的沟渠,是给田里灌溉用的。芒种前后,爸爸会去把村里唯一的一条车水船拉到地头。车水船是一条水泥船,船头架着个长长的圆铁桶,船上有柴油发电机,运转起来,就可以把河水通过铁桶引入沟渠,再涌入各家的田地中。这时候,各家的男人们都会提着锄头站在自家的田旁,等水来了,就挖开田埂,等田里蓄满了水,就又把田埂填上。这沟渠里常年有水,也是我们小时候抓鱼的好地方。鱼多又不会有溺水的危险。

刚车完水的沟渠里,鱼是极多的。刚放农忙假的孩子还未能帮上忙,于是我们带着家里的旧脸盆和水桶,开始垒坝捕鱼。先由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木棍在水里舞动,从沟渠两端往中间赶鱼,到距离三五米时,两个站在田埂上的小伙伴迅速下水,开始挖起沟底的淤泥垒起一个土坝,封住两端,这样就把鱼困在了这不长的一段水渠里。这时候,拿着旧脸盆的小伙伴就挽起裤腿,跳入水渠中扎下马步,开始往泥坝外舀水,眼看着水渠中的水越来越少,鱼儿们开始蹦跳起来,大多是鲫

鱼,偶尔会有一斤多重的包头鱼,当然还少不了各种小鱼,其中我们最喜欢的是一种身上有彩色条纹的乌露尺鱼(中国斗鱼,又叫天堂鱼),眼眶是金黄色的,身上有红色的条纹,尾巴还有蓝绿色镶边,很是漂亮,生命力又顽强,抓回家去,可以在玻璃瓶中活上好一段时间。沟渠里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像跳跳鱼一样的小鱼儿,就好像迷你版的小跳跳鱼,我们叫它 打不死老刁。这种鱼儿格外顽强,就算把它抓起来狠狠掬到地上,过一会儿它还是能活蹦乱跳的。水舀干了,我们一次能抓上一大脸盆的鱼。有时候还会抓到蛇,水渠里大都是泥蛇,一种黑乎乎的小蛇,没有毒,也不爱咬人。胆子大的小伙伴会一把揪住它的尾巴,然后远远地扔出去。还有鳝鱼,滑溜溜秋,一不小心就躲到洞里去了,很难抓住。小河蟹,我们是不喜欢的,这个只要随便翻开池塘边的水草丛就能抓到很多,所以大都不愿意搭理这张牙舞爪的小东西。

等插秧正式开始的时候,小伙伴都要乖乖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田里干活了,我们小孩子主要的工作是打秧格。农村里种田,先是要小心地推平一两分地做秧田,爸爸会把淋了水冒出芽儿的种子洒到

秧田里,过上几个星期,秧田绿汪汪一片,苗儿长到十几厘米高,就可以用铲子连泥土一起铲起来放到箩筐里去分株种到地里了。我和妈妈分别在自家田地的两头扯住长绳,绳子两端绑着一个尖头的木棍,还有两根一米左右的竹枝当作标尺,我们以竹尺为距离,插上秧绳,然后沿着绳子开始插秧。左手拿着一把秧苗,右手分拨出三五株摞入水田里,侧迈出一步,再分拨出三五株摞入水田,侧迈一步,再分拨出。一直弯着腰是很累人的事情,所以插完一行,我总要直起腰来四下张望,如果旁边的地里已经插了秧苗,你就很容易找到泥鳅,它们会趁着阳光正好,静悄悄地躲在插秧时踩出来的脚印里。当然还少不了来田野间觅食的白鹭鸟。我们这里的人对白鹭大都 very 友好,不轻易捕捉它们,所以总有成群的白鹭鸟在田间漫步,那细长的双腿走动起来,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优美,那气定神闲的样子好像它们才是此间的主人一样。

每回插田我总是打酱油的角色,没过多久,我就开始直呼腰疼,爸爸就会笑骂着说:你这么鬼丁大,哪里来的腰啊!去水沟里洗洗回家去!然后,我就笑嘻嘻地去水渠洗干净手脚回家了。

陶社看荷

金春妙

细雨敲窗。落在青瓦上的雨滴,顺着屋檐垂挂成线。滴答在水缸残荷上,溅落珍珠。

旧时,瑞安一群文人在陶尖山下结庐吟诗作赋,遂有 陶社。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诞生。如今的陶社,原是公园路李维樾、胡超群故居迁移重建于此,两座仿明清建筑,白墙青瓦,典型江南人家。

是年虽是三月,却残留着冬日的萧索,心绪有点像被连根拔起的老树,沾满泥土的根须却找不到扎根的土壤,惶恐、迷惘。直到走进陶社遇见荷,这种凄惶就消逝了。陶社有十一口大水缸,褐色的缸身,褐色的水草,连干枯的莲蓬也是褐色的。一支支荷茎遗世独立,在寒风中,予冷雨中,挺立,掩饰不住风骨。偶有留在枝头的荷叶卷着叶子,像孕育着的胚胎。

前同事发来短信问候。回复:看荷呢。

看荷?她一时无法意会。是啊,这不是荷花开放的季节。寥落的枯枝残叶收藏在画家的笔下、亦或摄影家的镜头里,与追红逐绿的日常生活甚远。这个季节看荷,少了热闹,多了沉思。忽忆起从前,一次也是去看荷,呼啦啦的一大帮人去,在荷塘前绽放笑容,比花儿还要娇艳。不管是盛放时的热闹还是枯萎期的风骨,都值得细细品尝。荷之荣枯和内涵,都随了看荷人的心境。

六月,静默的陶社兀自喧哗和鲜活起来,饱胀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量。静置屋檐下的水缸,淤泥里突然有一天长出荷叶,浮在水面,起先是一片,两片,三片,荷叶如手掌般大小,圆圆的水珠在上面滚来滚去。后来越聚越多,铺满了整个水缸,很快溢出来,向天空伸展。又过了一个月,荷叶越长越高,越长越大,一支支擎天而立,如倒立的伞,一层层随风摇曳,如朱自清先生所写 像婷婷的舞女的裙子,婀娜多姿。看荷的人逐渐多了起来,尽管荷花还未绽放,还是一颗羞涩的小花苞躲藏在层层叠叠的绿叶丛中,但掩饰不了惊艳的美。那些经典的唐诗宋词一嘟噜从脑中冒泡,袅袅水芝红

误入藕花深处。镜湖三百里,菡萏发荷花。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吟咏咀嚼,妙不可言。

荷花的花期比樱花长,樱花易逝,一夜春风白花花绽放枝头,一夜春雨惨淡淡落满大地,大起大落来去如风。荷花的花期从六月开到九月,这朵花开并不马上凋谢,而是等着下一朵花的盛开,直到最后一天剩余的菡萏忽然全部绽放,把积蓄了一冬的力量全使出来。沉默的水缸就像一位不善言辞的父亲,只把身体里埋藏的肥沃营养,静静输送和供养给花茎,同时把隐隐的期待通过花朵来表达。美好的事物值得你花时间等待。平淡无奇的水缸啊,因了荷花的绽放有了生命的律动和光泽,已不再是一口普通的水缸。

与陶社荷花辉映的是养正书屋前的荷缸,也许是沾染了书卷气,一枝独秀亭亭玉立。那位戴着眼镜的女教师走过,忍不住纤纤素手轻抚菡萏,让人不禁联想她在课堂上轻拍学子的肩膀,也是用这手指推开他们的理想之花。这一幕被鲍老师用镜头拍下,放在朋友圈,名为 养正书屋的 夏雨荷。实在美极了!

随着时间流逝,看荷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身边的朋友如一朵朵荷花,从暗藏的荷叶间冒出来。最妙的是结伴雨中看荷。雨雾中踩着青石板,轻轻走入陶社,映入眼帘的是雨滴凝聚在屋檐,一滴一滴落在石阶上,悠远绵长,仿佛那雨是从明清穿越而来落在今时的屋檐,淘洗出水墨画的意境。看荷的人一个两个三四个,荷叶上滚动着水珠,晶莹剔透,时光慢下来,凝聚在石板路上的印记,静止。

同事李对着邵美女用手机 形色 了一下,画面上居然弹出:荷花,又名水芙蓉。他举着手机让众人看,惹来一阵开怀大笑。嗨,美好的女子可不就像是令人倾心的荷中仙子。

那些捧着书本穿梭在陶社的学子,像一枝枝菡萏,蓄势等待他们花期。我听见芙蓉出水的私语,暗香盈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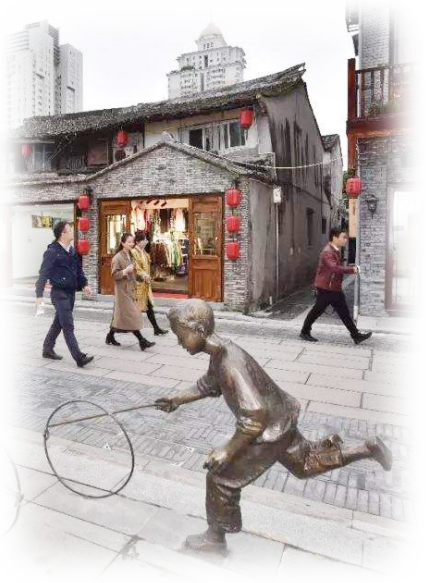
老城记忆

叶文兴

正午的阳光下
老城打着瞌睡
沧桑失去了夜幕的掩饰
浪漫也狼狽得无处栖身

被岁月打磨过的门牌
闪着蓝蓝的幽怨的光
荡不起涟漪的塘河
小船只好从墙面迤逦而过
再也滚不动铁环的老男孩
无奈地将自己定格成街头一景

固执地将老城一帧帧装订成册
可风任它一页页飘零
站在时光的城外
谁又能敲得开记忆中的门

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
加强思想道德建设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日报 社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